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58n1029

一乘決疑論

清 彭際清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一乘決疑論
  - No．1029-Ａ題一乘決疑論後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 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1029
一乘決疑論

知歸學人　彭際清　述

予初習儒書，執泥文字，效昌黎韓氏語，妄著論排佛，然實未知佛之為佛果何如者也。已而究生死之說，瞿然有省，始知回向心地，從宋、明諸先輩論學書窺尋端緒，稍稍識孔、顏學脈，而于明道、象山、陽明、梁谿四先生尤服膺弗失。以四先生深造之旨證之佛氏，往往而合。然四先生中，獨陽明王氏無顯然排佛語，而明道、象山、梁谿所論著，入主出奴，時或不免。豈世出世間，其為道固不可得而同與？抑法海無邊，罕能盡其原底與？予畜疑久之，累數年而後決。蓮華經云：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，但以假名字，引道于眾生。予讀孔氏書，得其密意，以易繫無方、中庸無倚之旨游于華嚴藏海，世出世間圓融無礙，始知此土聖人多是大權菩薩方便示現，乃以名字不同，橫生異見，鬬爭無已，不亦大可悲乎！既自信于中，又懼天下萬世之疑不能直決也，因疏暢其說，以解諸儒之惑，以究竟一乘之旨。自四先生外，有顯然排佛者，并附論之。

程子曰：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，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，無可懼，故不論生死。知歸子曰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然則未聞道而死，其可不謂之虛生乎？夫虛生者，聖人之所甚懼也。是故學易而假年，發憤而忘老，其為性命之憂，豈不大哉？佛言生死事大，正欲策人聞道耳，何嘗怖死哉？故曰：不生不滅，名一往來，而實無往來，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也。

程子曰：傳燈錄諸人，如有達者，臨死時決定當尋一尺布裹頭而死，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也。知歸子曰：法法不相知，法法不相到，法法空寂，法法平等。如以一尺布為實法，則世間以尺布裹頭而死者，其皆得謂之聞道邪？古之人固有斷髮文身而稱中權者，又何說也？不知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，四大本空，尺布何有？若論佛事門中，竿木隨身，逢場作戲，其為尺布也多矣，即安得以我之所餘，傲彼之不足也？

程子曰：佛氏之術，其為忠孝仁義，皆以為不得已，直欲和者些秉彝都消殺得盡，然後可以為道，然而畢竟消殺不得。如人之有耳目口鼻，則須有此識；人之有喜怒哀樂，亦其性之自然。今必盡絕，為得天真，是喪天真也。知歸子曰：此殆非佛氏之言也。佛言以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清淨海中，本無一法而不舍一法，忠孝仁義感而遂通，如谷響

應聲，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，又孰為不得已哉？必以消殺秉彙為佛罪，則未知夫世之能報親恩者，固未有如佛者也。天佛者非他，覺圓滿而已矣。覺圓滿故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胎生、若卵生、若溼生、若化生、若有色、若無色、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、若非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是之謂窮盡生之流。窮盡生之流者，舉十方世界之為人子者而胥覺之矣，是之謂究竟生之原。究竟生之原者，舉十方世界之為人父為人母者而胥覺之矣，孝莫大焉，慈莫加焉。姑以其跡言之，淨飯王之生也，得無生忍；其歿也，生淨居天。而摩邪夫人亦且升天宮，坐道場，為善財童子說菩薩大願智幻解脫門，使佛不離王宮，正位金輪。其榮施所生，亦不過受宗廟之享，保子孫之祚而已，其遂能斷生死苦輪乎哉？耳目口舌之欲，喜怒哀樂之情，苟逐于物，皆私意也，絕之可也。不斷，婬怒癡亦不與俱，絕無所絕，是名如來隨順覺性，其得為喪天真乎？是故聖之為聖，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後，復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先，亦若是而已矣。

程子曰：今語道，則須待要寂滅湛靜，形如槁木，心如死灰。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，又幾時要如死灰？所貴動容周旋中禮，又幾時要如槁木？知歸子曰：吾讀華嚴經時，識得此意。曹谿亦云：第一莫著空。

程子曰：佛以所賤，輕施于人，自己不為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之道，而容人為之。若以率人，是絕類也。知歸子曰：有漏國土，妄想所成。聖人因幻起幻，即幻歸真，物各付物，原自一[糸*系]，不挂一毫，不著堯舜事業，如太山上一點浮雲過目。程子亦言之矣。佛方欲普度四生，入無餘涅槃，又何嘗以所賤施人，使人盡從佛教，同入泥洹，不難轉五濁成淨土？是則九品蓮臺，不離當處，永辭胎獄，成就莊嚴，何憂絕類邪？如謂胎生是實，化生為妄，不知混沌初開，始生之人，何胎所出？蝨生于肌，螢生于草，濁者既爾，淨亦宜然；微者既爾，巨亦宜然。

程子曰：釋氏只到止處，無用處，無禮義。又曰：釋氏子敬以直內則有之，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。故滯固者入于枯槁，疏通者歸于放肆，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。又曰：釋氏說道，譬如以管窺天，只務直上去，唯見一偏，不見四旁，故不能處事。又曰：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，然則其上達處，豈有是也？孟子曰：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。若存心養性，則無之矣。知歸子曰：程子此語，以譏定性聲聞及豁達狂禪則諾。真見心者，體用一如，渾無內外。有內有外，則有所住矣。無所住而生其心，故寂而常照，用而常寂，初未嘗專內而遺外也。嚴淨毗尼，勤行六度，不盡有

為，不住無為，初未嘗語上而遺下也。達磨西來九年，面壁趙州，除二時粥飯外，無雜用心，長養護持，其勤若此，謂一知而遂已乎？佛為二乘弟子說沙彌戒、比丘戒，為在家二眾說五戒、八關齋戒，為大乘弟子說菩薩戒，或寬或嚴，或詳或略，大要使人因其所居之位，曲為之防，止惡而進善，識心達本，解無為法，只務直上，豈不信然？然亦何偏之有？乃其示現入山，示行苦行，既成道已，偕諸梵侶，蘭若安居，遠離喧憒。誠以大火宅中，五欲所纏，八風所鼓，種種退緣，無時暫息，一入此門，絕無罣礙，聞法得果，直至泥洹，是為入道最勝方便。故曰：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其不以此哉？至教相所垂，又往往與儒言相表裏。梵網經言：孝名為戒。修淨業者，以孝養父母為第一福田，而以臣欺君、子欺父為大惡，其他概可推矣。或謂由佛之說一切法空，則忠孝皆為贅設。不知夫忠孝者，吾固有之心，非作而致之也。解一切法空，無以後起者汩之，則忠孝亦行所無事而已，而又何贅焉？如不解一切法空，則忠孝翻成繫縛。何則？殉于名，激于氣，牽于情，與清淨心不相應故。然則由佛之道，師其心，勿泥其跡，豈獨不戾乎名教，抑深有助焉。異同之論，不可已乎！

程子論地獄曰：至誠貫天地，人尚有不化，焉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？又曰：釋氏之說，其歸欺詐。始以世界為幻妄，而謂有天宮；後亦以天為妄，卒歸之無知。歸子曰：以地獄天宮為偽教者，將謂六經所弗道邪？夫六經之嚴，鬼神炳如矣。有情焉，有狀焉，有言語詔告焉。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。其于人也，或命之，或顧之，或憎且怒之。福極之數，有主之者矣。紫微帝庭，太乙所部，懸象著明，昭昭在上矣，非天宮之證邪？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，其生天之謂矣。周公請代，武王曰：予仁若考，能多才多藝，能事鬼神，使死而無知。公之言其欺誕矣乎！至如鯀之為熊，彭生之為豕，伯有、渾良父之為厲，緣業所感，因果無差，是決不可得而泯滅者也，于地獄又何疑焉？夫三界皋福，都由心造，如鏡取影，妍醜在人。鏡體本虛，影何可得？楞嚴經明七趣輪轉，妄想受生，妄想隨業，于妙圓明，無作本心，都無所著。是故了心則即幻恒真，迷本則全真是幻。佛說是有，有本不有；佛說是無，無即非無。坐斷有無，方明中道，豈邊見之所能測乎？

伊川程子曰：釋氏要屏事不問者，事合有邪？合無邪？若是合有，又安可屏？若是合無，自然無了，更屏什麼？又曰：學佛者都要忘是非，是非安可忘得？自有許多道理，何事忘為？人只為物所役，便苦事多。若物各付物，便役物也。知歸子曰：屏事之說，蓋為初機學人未獲本明，多諸障礙，故令暫息塵勞，回光自照。所謂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，是為入道方便，而非究竟地也。程子亦嘗教人靜

坐矣，不有類于屏事者邪？若真見心者不如此。舍利弗宴坐林中，維摩詰語之言：夫宴坐者，不于三界現身意，是為宴坐；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；不舍道法而現凡夫事，是為宴坐；心不住內亦不在外，是為宴坐；于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，是為宴坐；不斷煩惱而入涅槃，是為宴坐。若能如是坐者，佛所印可。大鑒亦言：若欲成就種智，須達一相三昧、一行三昧。于一切處而不住相，于彼相中不生憎愛，亦無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壞等事，安閒恬靜，虛融憺怕，此名一相三昧。若于一切處行住坐臥，純一直心，不動道場，真成淨土，是名一行三昧。具二三昧，復有何事而可屏邪？至如一切是非，當體空寂，忘則成頑，執亦是病。唯一直心，圓融法界，不起分別，成就莊嚴，物各付物，其在斯乎？詩云：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又曰：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。何是非之可執，亦安用忘為哉？

程子曰：聖人本天，釋氏本心。知歸子曰：後天而奉天時，是之謂本天。先天而天弗違，又將安本邪？乾知大始，亦本心而已矣。

程子曰：若謂既反之氣，復將為方伸之氣，則殊與天地不相似。天地之化，自然生生不窮，如鼻息然，不必假吸以為呼氣。又曰：游魂為變。既是變，則存者亡，堅者腐，更無物也。知歸子曰：盈天地間，一靈而已矣，氣不足以盡之。靈乘氣而有生，猶龍乘雲而為雨，雲有起滅而龍自若也，氣有聚散而靈自若也。是故幽有鬼神，明有聖人，宰制陰陽，役使羣動，氣為之邪？抑靈為之邪？其必曰：靈為之矣。靈為之，是決不可得而散滅者也。如日月然，今日之日即前日之日，今月之月即前月之月，如可得而散滅，則天地之化或幾乎息矣。且不獨人爾，飛走之走，蠢動之族，莫不柄靈以生，既柄靈以生，即皆不可得而散滅者也。然則善惡之報，升沈之果，其理自然，又何疑焉？

程子論佛戒殺生之說曰：儒者有兩說：一說天生禽獸，本為人食。此說不是，豈有人為蟣蝨而生邪？一說禽獸待人而生，殺之則不仁。此說亦不然，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，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。先兄嘗見一蠍，不忍殺，放去。頌中二句曰：殺之則傷仁，放之則害義。知歸子曰：誠知天生禽獸，不為人食，則當體天之心為心，與之竝育而不害可矣。而曰力能勝之者皆可食，推是說也，苟可充庖，物無遺類矣，不忍之心安在邪？且伯子所謂仁義者，抑何其抵捂邪？仁，人心也，行而宜之之謂義。以生為仁，以殺為義，大不可也。蠍無可殺之辜，放之宜矣。殺之豈獨傷仁，又且害義，而程子弗加察焉。嗚呼，吾懼夫世之託于義以果其殺者，皆自程子斯言為之鵠也。萬物一體之學荒，而仁義之涂塞，可不痛哉！

張子曰：知虛空即氣，則有無隱顯、神化性命通一無二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，則物與虛不相資，形自形、性自性，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，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。此道不明，正由憒者略知體虛空為性，不知本天道為用，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，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，不能舉其要，遂躐等妄意而然。

知歸子曰：佛在楞嚴會上，為諸弟子說一切眾生二種根本：一者無始生死根本，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；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，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、緣所遺者。由諸眾生遺此本明，雖終日行而不自覺，枉入諸趣，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，譬之澄清百千大海，棄之唯認一浮漚體，目為全潮窮盡溟渤，汝等即是迷中倍人。後文所言山河國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，正由迷失本心為物所轉，攀緣前境都成見眚，其與張子所譏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初無二指，故云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，于一毛端徧能含受十方國土，是則山河大地即妄全真，形性天人通一無二，恒沙性德當念周圓，幽明之故、神化之理斷可識矣，不應割裂全文乖違本意。

張子曰：釋氏語大語小，流遁失中。其過于大也，塵芥六合；其蔽于小也，夢幻人世。謂之窮理可乎？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？塵芥六合，謂天地為有窮也；夢幻人世，明不能究所從也。知歸子曰：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為之器。天地一器耳，器有分際，即有成壞。洛下之所營，大章之所步，邵堯夫之所推，具此矣。夫孰為無窮者？其形而上者乎？性，形而上者也。知性之無窮，即欲不塵芥六合、夢幻人世得乎？故曰：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張子所譏，亦昧于道器之分矣。語其至，則道即器，器即道，本無大小，安有成壞？是故于一毫端現寶王剎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。眾生見劫盡，大火所燒時，我此土安隱，天人常充滿。非盡性者，其孰能與于斯？

朱子曰：宇宙之間，一理而已。天得之而為天，地得之而為地。張之為三綱，紀之為五常，此理無適而不在。儒者于此，因其自然之理，而成自然之功。若夫釋氏，惡此理之充塞無間，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；猒此理之流行不息，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快。是以畔君親，棄妻子，入山林，捐軀命，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。知歸子曰：吾于前文絕類之譏，消殺秉彝之說，已略剖其疑而未盡也。華嚴四法界：曰理法界，曰事法界，曰理事無礙法界，曰事事無礙法界。此四法界，豎窮三際，橫亘十虛，誠所謂充塞無間，流行不息者矣。凡夫計有，深怖法空，不知法本自空，無可怖故。聲聞滯寂，樂離生死，不知徧界為身，無可離故。皆緣不識本來自性，橫生諸見，乖隔真如。若入華嚴廣大圓融無礙

之門，順一切法空，起大智願，潤物利生，世出世間，重重涉入，隱現隨緣，都無作者，法爾如然，絕諸思議。是故毗盧遮那徧一切處，其現比丘身而說法者，特釋迦應化之一隅耳。入法界品。善財童子徧參知識，或現人王身而為說法，或現長者、居士身而為說法，是之謂無礙。然則謂義皇、堯、舜、周文為千百億化身中之一身可也，所謂現人王身而說法也；謂孔子為千百億化身中之一身可也，所謂現長者、居士身而說法也。張三綱，紀五常，範圍天地，曲成萬物，胥大千而經綸之，曾不滿普賢一毛孔中億萬分之一。何則？理無盡，事亦無盡；事無盡，行亦無盡。唯其無盡，是以無礙。何厭之有？何惡之有？

朱子之論觀心也，曰：心者，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。以之觀物，則物之理得。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，則此心心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。是以心求心，以心使心，如口齕口，如目視目也。知歸子曰：謂以心觀物者，是外心以求物也；謂以物觀心者，是外物以求心也。心無內外，故物無內外；物無內外，故觀無內外。然則以心求心可也，如空合空而已矣；以心使心亦可也，如身使臂而已矣。古德不云乎：觀是何人？心是何物？

朱子答連嵩卿云：所謂天地之性，即我之性，豈有死而遽亡之理？不知為此說者，以天地為主邪？以我為主邪？若以天地為主，則此性即是天地間一箇公共的道理，雖曰死而不亡，然非有我之得私矣。若以我為主，則只是于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、有知有覺之物，即便目為己性，把持作弄，到死不肯放舍，謂之死而不亡，是乃私意之尤者，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、性命之理哉？若果如此，則是一箇天地性中，別有若干人物之性，每性各有界限，不相交雜，自生自死，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，而為天地陰陽者，亦無所施其造化矣，豈有此理乎？知歸子曰：以天地為主，不由乎我，是謂斷見。不知既已無我，誰名天地？誰為不亡？以我為主，不由天地，是謂常見。不知見有我者，即生死根，性真常中，無彼我故。由前之見，世間聖人，初無是說。論語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是謂生死無二理也。曰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是謂人鬼無異情也。其不得以斷見測之，明矣。由後之見，出世間聖人，亦無是說。圓覺經云：有我愛者，亦愛涅槃。伏我愛根，名涅槃相。有憎我者，亦憎生死。不知愛者，真生死故。別憎生死，名不解脫。其不得以常見求之，決矣。二見坐斷，生滅平等，去來一如，是則名為真解脫者，豈把持作弄，不肯放舍之謂哉？至人物之性，雖同出一原，而其流各別。如月印千川，川各一月，清濁既隔，明暗迥殊。豈以一月既同，遂謂千川無別？雖則川川有別，何礙一月之同？其生既

爾，死復何疑？陰陽造化，神感神應，亦物各付物而已，初何嘗有意其間哉？

朱子云：佛氏磨擦得者心極精細，如一塊物事，剝了一重皮，又剝一重皮，至剝得極盡，無可剝處，磨弄得者心精光，他便認做性，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。佛氏原不曾識得者理，便認知覺運動為性。如視聽言貌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，聽有聽之理，言有言之理，動有動之理，思有思之理，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。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的便是性，橫來豎來，他都認做性，最怕人說者理字，都要除掉了，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。知歸子曰：視聽言貌，不外一心，一心之精，斯之謂睿。誠如所謂剝了一重，又剝一重，剝得盡時，天明斯復，天明既復，天則自呈，視聽貌言，從此流出，自然明聰恭從，不過其則，豈非作聖之功乎？若離此一心，別有視聽言貌之理，一以貫之，其謂之何？祖師偈云：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嗅香，在口談論，在手執捉，在足運奔，徧現具該法界，收攝在一微塵，識者知是佛性，不識喚作精魂。偈指正謂但了一心，更無餘法。識字儘有工夫，正如儒家識仁之指，用力既久，豁露本明，湛寂真常，徧周沙界，是謂識心，亦名見性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，其斯之謂矣。至心性二字，本無定指，儒家所說，已自不同。孟子曰：仁，人心也。或言本心，或言良心，何嘗專以知覺運動為心邪。子曰：性相近也。孟子道性善，必徵之于情，何嘗離心以言性邪。佛氏言心，有真心，有妄心，言性有徧計自性，依他自性，圓成自性，又何嘗但以知覺運動為性邪。要之，心性總是強名，為度羣迷，曲施方便。如其達本忘情，尚不見有能證之人，所證之法，豈可橫生意見，妄說是非。若夫佛事門中，須憑建立，是故五戒之目，全體五常，十善之條，全包五事，安有外此理以為教者哉。至宗門掃蕩之談，如大黃、附子，祇求去病，瞑眩何傷，過誤殺人，初非藥咎，安得以末流之弊辠，立教之人乎。

朱子曰：釋氏只四十二章是古書，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。維摩經亦南北時人作。又曰：達摩未來中國時，如遠肇法師之徒，只是說老莊。後來人亦多以老莊助禪。西域豈有韻？諸祖相傳偈，平仄協韻，皆是後人為之。又曰：圓覺經只有三段好，後面只是強添。楞嚴經本只是呪語，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。呪語想亦淺近，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，故不譯。又曰：佛只是說大話謾人。法華經開口便說恒河沙幾萬劫幾千劫，更無近的年代。知歸子曰：天竺只有梵書，入此土時，必假法師翻譯。其法師必華梵兼通，乃能用此間文句演暢佛指。偈語協韻，亦復何疑？維摩、法華是鳩摩羅什譯，圓覺是佛陀多羅譯，楞嚴是般剌蜜帝譯。當時文士不通梵書，

安知佛指而潤色成之邪？唯楞嚴為房融筆授。筆授云者，不過書寫校讐之謂，非能有所增益也。使經果出融手，何乃諱自譯之名，而必假梵僧以為重？至呪係密語，但取其音，不取其義，諸經所同。謂以淺近故不翻，豈其然也。佛經之指，與老莊自別。老子云：道法自然。佛則云：精覺妙明，非因非緣，亦非自然，非不自然，無非不非，無是非是。老子云：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佛則云：縱滅一切見聞覺知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朱子亦言：老氏尚理會自家一箇身，釋氏渾身都不管，莊子絕滅不盡，佛絕滅盡。夫老氏謂外其身而身存，後其身而身先，猶未能遺身也。佛則了陰非我，即身無身，即身無身，是名大身，是名徧法界身。絕滅盡者，非槁木死灰之謂。三界惑盡，萬德周圓，常寂光中，有何賸法。是尚非十地菩薩所能究竟，何況聲聞及諸外道。而謂南北時人，智反出老莊上邪。法華云：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時劫長短，情量所生。情量既盡，長短一如。故曰：我觀久遠，猶若今日。稱性之談，豈為謾語。圓覺楞嚴，初示自性真空，後顯修行軌則。頓漸并收，初中後善。是為如來決定境界，是為十方諸佛一門，超出妙莊嚴路。奈何挾輕慢心，妄加詆毀乎哉。陸子之判儒釋，曰義利，曰公私。唯義唯公，故經世；唯利唯私，故出世。儒者雖至于無聲無臭，無方無體，皆主于經世；釋氏雖盡未來際而普度之，皆主于出世。知歸子曰：否，否！儒固未嘗經世，佛又未嘗出世也。夫所謂世出世間者，特分別心所見耳。古之大人，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有天下而弗與，雖德被四海，功在萬世，初未嘗見有天下也。如必斤斤焉以經世為心，則是有天下而與焉也，是自私者也，是用智者也，其為方體也大矣，其為聲臭也章矣，不足以語于羲皇、堯、舜、周文之心也決矣。佛所謂出世間者，謂出三有世間也，出五蘊世間也。切而言之，則世間云者，一生滅心而已矣，易所謂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是也。生滅情盡，則出世間矣。即生滅心悟真常心，艮其背不獲其身，行其庭不見其人，此之謂也；即生滅心悟平等心，天下同歸而殊涂，一致而百慮，天下何思何慮，此之謂也。未至于此，則所謂經世者，特驩虞小補云耳；所謂出世者，特聲聞小乘云爾。其為私與利也，豈不大哉！陸子曰：釋氏雖出家，亦上報四恩。日用之間，此理之根于心而不可泯滅者，彼固或存之也。然其為教，非為存此而起也。故其存不存，不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。若吾儒則曰：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釋氏之所憐憫者，為未出輪回，生死相續，謂之生死海裏浮沈。若吾儒中聖賢，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沈也？彼之所憐憫者，吾之聖賢無有也。然其教不為欲免此而起，故其說不主此也。知歸子曰：一切萬法，莫不從自心中而建立，其要

在知本。但得本，莫愁末。故曰：溥博淵泉而時出之。中庸一書，以天命開宗，以無聲無臭為歸宿。其論學，有生知、學知、困知之別，有安行、利行、勉行之差，而同歸于一。一者何？本之謂也。知也者，知此者也。行也者，達此者也。知本則明，達本則誠。誠且明，一天道之不已而已矣。存不足以言之，由是施之人倫，推之庶物，不疑其所行。故不習無不利，篤恭而天下平，實無一法可得。故曰：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至矣。陸子曰：人而不盡人道，則不足與天地竝。吾亦曰：人而不達天道，則安能先天而天弗違？安能範圍天地，曲成萬物？誠得其本矣。九流雜家，百工眾藝，莫不在吾範圍曲成之內，何獨至于佛而外之？有外之心，不足以達天道。不達天道，而能出生死，斷輪回，無有是處。

敬齋胡子曰：佛學只守向一路去，更不去窮天下道理，所以其學易成。只守一箇念頭，便要做成佛。非若儒者智周萬物，道濟天下，而心常存也。儒者心與理一而存，佛學心與理離而存。知歸子曰：理無在無不在，覺之而已矣。常覺則理無不盡，時措之而宜矣。若以理為有在，而以心守之，是二之也。儒者戒慎不睹，恐懼不聞，莫不歸根于獨。聖人以此洗心，退藏于密，亦未有不從一念為之地者。舍一念而求之萬，如無根本，如無原水，欲不枯與涸也得乎？是故孔子默而識之，顏子如有所立，孟子求放心，周之主靜，程之主敬，延平默坐澄心，體認天理，皆此志也。於此有覺，是謂知本。覺無所覺，是謂達本。離此求道，盡為外道。將心存理，是謂失心。

胡子曰：不愧屋漏，雖無一事，然萬理森然，已具於中。此是體也，但未發耳。老佛以為空無，則本體已絕矣。今人只言老佛有體無用，吾謂正是其體先絕于內，故無用于外也。知歸子曰：方廣外道，立空無為宗，佛教所斥。楞伽經云：甯取人見如須彌山，不起無所有增上慢空見。曹谿云：世界虛空，能含萬物色像，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，泉原谿澗，草木叢林，惡人善人，惡法善法，天堂地獄，一切大海，須彌諸山，總在空中。世人性空，亦復如是。心量廣大，徧周法界，用即了了分明，應用便知一切。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去來自由，心體無住，名為般若。是故普賢菩薩發十大願王，而曰：虛空界盡，眾生界盡，眾生業盡，眾生煩惱盡，我願乃盡。其有體無用邪？抑無體無用邪？且其所謂森然已具者，謂即空而具？抑離空別有？若離空別有，則有在何處？若即空而具，又何惡于空哉？但無取著空耳。

胡子曰：儒者敬以存心，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。如主人公在家，便能整治家事，是箇活主人。釋氏默坐澄心，屏去思慮，久而至于空豁，是無主人矣。又有只是繫制其心使之存者，便死殺了他，做主

不得，此則禪之下者。真空無心，是禪之上者。知歸子曰：心其無方者也。有腔子可求，有湛然者可指，則塊然一物而已，非死殺而何？真空無心，亦未究竟。古德云：原來有心無心盡成謗。彼以意見為有無，何啻千里！

胡子曰：釋氏見道，如漢武帝見李夫人，非真見者也。釋氏只想像箇道理，故勞而無功，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窮究。知歸子曰：自格物之學不明，而人之以放其心為學者多矣。大學之言格物也，前文云：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是謂本先而末後也。後文明本末之辨，終之曰：此謂知本，此謂知之至也。明以知本為知之至也。本者何？明德是也。知本則知止，格物之功莫要于此，何嘗教人專求之事物邪？楞嚴經云：精研妙明，觀察不停。精研者，儒言格致是；觀察者，儒言顧諟是。宗門教人必先參究，用力之久，一旦豁然，是名見性，何嘗以想像為道邪？

胡子曰：佛氏言死而歸真，殊不知生有生之理，不可謂無。以死為歸真，是以生為不真矣。知歸子曰：佛言因緣和合，虛妄有生；因緣別離，虛妄名滅。殊不能知生滅去來，本如來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動周圓，妙真如性。性真常中，求于去來，迷悟生死，了無所得。如是誠言，撥雲見日，何嘗于生滅法中，強生取舍？生寄死歸，世俗恒語，載稽梵冊，未之前聞。

或問：佛氏說真性不生不滅，其意如何？胡子曰：釋氏以知覺運動為心，是氣之靈處，故又要把持此物，以免輪回。愚故曰：釋氏不識性，妄指氣之靈者謂性。知歸子曰：不生不滅，本體如然，圓裹六虛，更無他物。知覺運動，何莫非心？本無所住，安用把持？若認氣為心，便成繫縛，是生死根，何名真性？

涇陽顧子曰：三藏十二部，一言以蔽之曰：無善無惡。試閱七佛偈，便自可見。或曰：永嘉證道歌謂：棄有而著無，如舍溺而投火。恐佛氏未必以無為宗也。曰：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，非有別義也。棄有，以有為惡也；著無，以無為善也。是猶有善有惡也。無亦不著，有亦不棄，則無善無惡矣。自此以往，節節推去，掃之又掃，直掃得沒些子賸，都是者箇意頭。知歸子曰：善惡者，對待之名，感于物而形焉者也。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不可以有無名，況善惡哉？孟子之言性也，曰：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為善矣。是言性之可以為善也。程子曰：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，才說性時，便已不是性也。以善惡名性，皆程子所謂不是性也。有棄有著，逐物而已，非性之本然也。是故知性者，不取一法，而非有棄也；不舍一法，而非有著也。掃之又掃，掃得盡時，二際坐斷，圓滿覺心，徧周沙界。譬諸雲開則日現，原濬則流長，直下洞然，更無餘法。斯則一乘之了義，實列聖之元詮。若夫方便門中，不廢對

治，以法身隨緣，起諸染法，必藉止觀熏修，成其淨用。是故行則要于漸滿，惑則期于漸斷，六度齊修，萬善具足，方能淨諸國土，成熟有情。經云：理則頓悟，乘悟併消；事非頓除，因次第盡。識渠善惡本空，何礙止惡行善？不到至善之地，誰證善惡本究？善惡本空，理則頓悟也；止惡行善，事非頓除也。真消真盡，真盡真消，不住中涂，直趨寶所。如其執理而遺事，或逐事而迷理，詎可議于華嚴無礙之指哉？

顧子曰：無聲無臭，吾儒之所謂空也；無善無惡，二氏之所謂空也。名似而實遠矣。是故諱言空者，以似廢真；混言空者，以似亂真。予皆不敢知也。知歸子曰：空一而已。謂無聲無臭為有善有惡邪？則不得謂之無聲無臭矣。謂無善無惡為有聲有臭邪？則不得謂之無善無惡矣。蓋聲臭者，善惡之萌；善惡者，聲臭之著。將取善以別空，亦猶取有而諱空也。顧子之意，豈不以有善無惡是謂真空，無善無惡終歸莽蕩？以此為儒佛鴻溝之判，不知大易之文曰虛、曰寂、曰無方無體、曰何思何慮，善可得而有邪？維摩經云：雖知諸佛國，及與眾生空，而常修淨土，教化于眾生。華嚴經云：此菩薩修習一切諸善根時，作是念言：願此善根功德之力至一切處，譬如實際無處不至，至一切物、至一切世間、行一切眾生、至一切國土、至一切法、至一切虛空、至一切三世、至一切有為無為、至一切語言音聲，願此善根亦復如是，善可得而無邪？直須坐斷有無，遠離空色，一念未生，萬善普會，繁興大用，當處寂然，斯為究竟真空，何至偏淪莽蕩？若夫取善而窒空，與取空而廢善，執心未化，戲論滋多，不獨乖釋門三觀之宗，亦豈識孔氏無言之教哉？

顧子一日游觀音寺，見男女載於道，過往來續，繩繩不已。謂弟季時曰：即此可以辨儒佛已。凡所以為此一片禍福心耳，未見有為禍福而求之吾聖人者也。佛氏何嘗邀之使來？吾聖人何嘗拒之使去？佛氏何嘗專言禍福？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？就中體勘，其間必有一段真精神迥然不同處。季時曰：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為耳，有識者必不其然。曰：感至于愚夫愚婦，而後其為感也真；應至于愚夫愚婦，而後其為應也真。真之為言，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。知歸子曰：嗟乎！愚夫愚婦之心，殆非徒禍福之所能動也。夫近於人而能為禍福者，莫如城隍里社之神矣。然而城隍里社之神，能動鄉邑之人而止矣。其大者，則江河海岳之神，出雲雨，見怪物；又其大者，則日月星斗之神，掌皋福，主生死。然而有司者報焉，有求者禱焉，能動方域之人而止耳。若夫佛化之所及，蓋寥廓而無終極矣，豈禍福云爾哉？誠謂證法性身，盡無明本，神感神應，非我非渠。故曰：佛身充滿于法界，普現一切眾生前。隨緣赴感靡不周，

而恒處此菩提座。感應至愚夫愚婦，而其感應也始真，豈不信哉？且感應之理，儒亦言之。子曰：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由周而來，二千餘年，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，折中于夫子。神感神應，亦若是而已矣。

或問三世之說。顧子曰：域中有二：大道、大法。大道者何？綱常倫理是也。所謂天敘有典，天秩有禮，根乎人心之自然，而不容或已者也。有如佛氏之說行，則凡忠臣孝子，皆為報夙生之恩而來；凡亂臣賊子，皆為報夙生之怨而來。反諸人心之自然，而不容或已處，吾見了不相干也。於是綱常倫理，且茫焉無所繫屬，而道窮矣。大法者何？黜陟予奪是也。所謂天命有德，天討有罪，發乎人心之當然，而不容或爽者也。有如佛氏之說行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，皆其自作之孽，而戮辱之者，非為傷善；凡小人而被顯榮，皆其自貽之休，而顯榮之者，非為庇惡。揆諸人心之當然，而不容或爽處，吾見了不相蒙也。於是黜陟予奪，且貿焉無所憑依，而法窮矣。知歸子曰：因緣法中，果報各殊。然佛之教人，唯一心法。三世本空，因緣非有。至如辟凶趨吉，長善防非，可畏者因，難逃者果。忠臣孝子，知恩報恩，即此莫之為而為，便是不容已之處；亂臣賊子，以怨報怨，即此不可解之結，便在無可赦之條。君子而被戮辱，豈無戮辱之因？然其戮辱之者，自當獲傷善之報；小人而被顯榮，合有顯榮之福，然在顯榮之者，已難逃庇惡之誅。是故君子之守，行其素位而已；王者之法，明其常道而已。三世之指，不外一心；因緣之理，不離當處。以為妨道妨法，吾不知也。

顧子曰：吾聖人以人倫為實際，其所謂心性，即在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之中。佛氏以人倫為幻迹，其所謂心性，乃在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之外。在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之中，是謂體用一原，顯微無間。在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之外，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。即口口說一原無間，其能一原無間乎？否也。知歸子曰：性無內外，道無內外。即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而道在焉，非有所住也，順應而已矣。即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所不屬，而道無不在焉，非有所遺也，默成而已矣。是謂體用一原，顯微無間。必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而後可以為道，則當夫人生而靜之初，將以何者為道？即今不覩不聞之頃，將以何者為道？推之一息不屬之時，又將以何者為道？然則原其始，要其終，反求諸現在，而離道之時固已多矣，其能一原無間否邪？故曰：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其亦識取不可離者而可矣。

梁谿高子曰：聖人之學，所以異于釋氏者，只一性字。聖人言性，所以異于釋氏言性者，只一理字。理者，天理也。天理者，天然自有之條理也。故曰天敘、天秩、天命、天討，此處差不得針芒。先

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此理在拈華一脈之上，非窮理到至極處，不易言也。知歸子曰：宋明諸儒，為心性之辨者多矣，大率岐性與心而二之者也。為理氣之辨者多矣，大率岐理與氣而二之者也。大學言心不言性，性即心也。中庸言性不言心，心即性也。大易論理不論氣，氣即理也。孟子論氣即論道，氣亦道也。合而言之，一心而已矣。了心者，一且不立，二復何有？其見為有二者，皆不知心者也。且高子所言窮理到極至處，其可以知知，可以識識邪？可以知知，可以識識，則非天載之本然，何名極至？不可以知知，不可以識識，吾不知與拈華一脈有何分別，卻成高下邪？

高子曰：佛氏夷善惡是非而曰平等，彼固曰無分別心、有分別性，我則謂有分別性、亦無分別用，使天下善惡是非顛倒錯亂，舉一世糜爛之、蠱壞之不顧，其亦不仁而已矣。知歸子曰：日行于天，上者若岡若岨，下者若洿池若溷廁，無弗照也；水行于地，細者若溝若渠，大者若江淮若河海，無弗入也。日也水也，有是非善惡于其間乎哉？有是非善惡于其間，則其明之息也久矣，其流之壅也速矣。大哉平等，其天之所以為心乎！天之于人也，禍福升沈、榮枯生死非有區之者，而適如其自取焉，亦平等而已矣，不聞其舉一世而糜爛之、蠱壞之也。且夫佛之于是非善惡也嚴矣，五戒、十戒、十重、四十八輕戒、二百五十戒、五百戒，極之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，胥四眾之人納之于清淨之域，是故處世則為居士、為長者、為轉輪聖王，出世則為聲聞、為緣覺、為菩薩，未聞其舉一世而糜爛之、蠱壞之也。然則無分別心、有分別用，是則佛之所以為佛、天之所以為天、亦聖之所以為聖也，其為仁也豈不大哉！

高子曰：天地間對待之理，有陽便有陰，有吾儒便有二氏。佛氏之教，陰教也。觀其生于西方，譯自外國，所言皆鬼神之事，概可見矣。自古陽分中極治之世，何嘗有佛氏來？陽極盛則陰生，三代之時，世界已屬陰分。至孔子之時，吾道大明，其盛已極，而佛老遂並生于其間。迨後世運益下，聖道益衰，佛老司教，各以其類也。

知歸子曰：陰陽二義，或名大小，或喻善惡。佛法非大小之可量，非善惡之可擬，何為陰教哉？請得而究言之。儒者之教，以天命為宗，以至善為體，位之為天地，育之為萬物，一生生不已而已矣，一至誠無息而已矣，其機順，故其用常主于經世。老氏之教，以無極為宗，以希夷微為體，損之又損，以至于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。其機逆而順，故其用在世出世間。佛氏之教，以一心為宗，以盡虛空徧法界為體，即色即空，非空非色，離四相，出三有。其機逆，故其道常主于出世。然而言天載者，以無聲無臭為至，則太極反乎無極矣。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，則超乎色空矣。究竟本來涅槃，生死俱不可得，何順何逆，非世間非出世間，同一毗盧遮那妙莊嚴

海。嗚呼，此非獨觀于昭曠之原者，孰足以知其意哉？至以西方外國為嫌，則文王非西夷之人邪？鬼神之說，屢見于詩書，又何謂也？謂三代以還，世界屬陰，更非通論。治亂循環，陰陽迭運，漢明帝、唐太宗、明太祖時，視春秋孰治，而佛教昌焉。其果陰之所召邪？

或問知歸子曰：子儒者也，服習諸先生書舊矣。今舍而之佛，其不為背本乎？答曰：予所言者，天下之公言也，非己之所得私也。佛法行世久矣，是苦海之津梁也，是眾生之眼目也，是帝天之所呵護、神鬼之所欽崇也。六師不能沮其化，三武不能遏其流，而諸先生顧欲以方隅之見辭而闢之，亦勞而少功矣。闢之者，一以為偽教，一以為異端。以為異端，是法執未忘也；以為偽教，是天眼未通也。諸先生之在今日，決定法執忘、天眼通矣。是予之所言，皆諸先生所欲言也，又何間焉？且諸先生所造，誠未易測矣。高子之入道也，閱程伯子語云：萬變皆在人，其實無一事。當念斬然曰：其實原無一事也。至末後與人書曰：心如太虛，本無生死。抑何其言之似佛也。豈唯高子哉？陸子之言曰：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此理豈容識知哉？吾有知乎哉？此理豈容有知哉？朱子曰：非全放下，終難湊泊。是亦佛說也。明道云：與其非外而是內，不若內外之兩忘。兩忘則澄然無事矣。伊川之將終也，曰：道著用便不是。其果能自異於佛否邪？特其平生志事，唯在扶皇極，敘人倫，故于佛氏之指，誠不暇深究。又以先入者為之主，遂流于武斷而不自知。然而此心理之同，誠不容有二，故其深造自得處，亦不能自揜。豈唯諸子哉？舜之無為，文之不顯，孔子之無知，亦若是而已矣。同此之謂大道，異此之謂異端。不由乎此，而徇生執有，妄希至道，譬之回旋于斷港絕潢中，而蘄至于海，不可得也。

此論作于重光赤奮若之冬，閱今十一年矣。初脫稿時，汪子大紳評為決定說，又謂不獨佛氏之圓宗，亦儒門之了義，而刪去戒殺生一節，及論老莊一節。其意在和同三教，不欲有所軒輊于其間。又刪去末後兩節，一則謂法法無根，才費分疏，已成死句；一則謂心言直故，無諸委曲，直收直放，一往快然。其言亦各有指。然戒殺一事，乃儒佛共由之路，豈得謂佛好生而儒好殺邪？誠好生，又豈得以生為仁，以殺為義？以殺為義，則義乃仁之賊矣，而豈然哉？老莊之書具在，與圓覺、楞嚴子細較量，同異自見，實際理也。一尚不立，何有于三？然建化門頭，不無差別，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分劑畫然，要不礙大虛之體。最後論諸先生所證，真實不虛，並無委曲。此論不明，則諸先生亦六師三武之流耳，又何能模範人倫，興起百世哉？故仍依原本，而附著其說如此。乾隆五十六年九月晦際清題。

No. 1029-A 題一乘決疑論後

大哉毗盧海，徧滿一切處。于一毛端中，世界無量數。一一世界中，分身而普度。日月何以明？寒暑何以互？陰陽誰均調？經常誰布濩？善善與惡惡，感應何無誤？此皆毗盧海，不可思議故。起居粥飯間，莊嚴性海具。愚者昧其原，畫疆爭負固。反執儒家言，與佛相觸忤。不知古聖賢，深達菩提路。或佛親化身，或受佛屬付。隨順眾生心，欣戚與好惡。四維張綱常，庶類別舉措。因宜而制法，方便為營護。去聖忽時遙，羣言並抵捂。如蝨處褲中，妄測朝與莫。少讀孟子書，疑情每迸露。善信美大聖，神是誰人做？分明六種人，頗訝考亭註。始知三界雄，別有大徹悟。法身證虛空，無去亦無住。化城難久居，寶山須進步。叔父少年時，洙泗曾沿泝。因流達其原，河漢在吞吐。己覺復覺他，具見婆心苦。憫茲執迷人，張目而一謼。小子復何知，屢次蒙開諭。敢輸涓滴流，為彼汪洋助。奉告讀書人，莫復障雲霧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